時代日報

中華民國卅六年八月十九日 第六九五號 （今日一張 每份一千元）

時代書報社出版

今日四場 杜美

索雅傳

即「丹娘」

衛國戰爭的女英雄 游擊隊的新典型

上海首次獻映・蘇聯得獎名片

・片上印中文・

女學生棄家從軍 游擊隊轉戰奮鬪

入虎穴痛遭毒手 處死刑慷慨赴義

——連場客滿——

金國筆尖

英美經濟談判前夕
英閣開特別會議
工黨內部分親美友蘇兩派

〔路透社倫敦十七日電〕艾德禮首相今日自北威爾斯銷假趕回倫敦，出席內閣緊急會議，此一會議，在英美就放寬美國借款條件舉行談判之前夕召開，故倫敦觀察家相信此次會議之目的，乃爲決定英國應向美國提出之條件。[illegible]

〔聯合社倫敦十七日電〕艾德禮總理今晚突自鄉間返倫敦，召開內閣特別會議，重要閣員全體出席，是爲國會休會以來第一次閣議。政府人士對於討論內容不願說明，恐與美國貸款逐漸耗竭有關。

美官方要員廣播
力主復興德國
首先要增加魯爾區煤產

〔美新聞處華盛頓十七日電〕[illegible]

全代會閉幕
民社黨革新派

〔本報訊〕民社黨革新派所舉行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自十五日開幕後，昨日爲最後一日。[illegible]

印尼總統廣播演說

〔聯合社巴達維亞十七日電〕[illegible]

魏德邁使團昨發表公告

美運輸機落海
艾其森等殞命

〔聯合社檀香山十八日電〕美國B17型運輸機一架，十七日深夜在珍珠港西六十五哩之海面墜毀，[illegible]

日本管制會
英代表辭職

馬歇爾發表聲明
修正「聯防」計劃
泛美會議反對討論經濟問題

波貿易團抵莫斯科

蘇聯鄉村大造房子
歸國蘇僑將住新寓

希臘游擊隊要推翻王朝

膠濟國軍頗有進展
蘇北戰事繼續進行

〔本報綜合報導〕膠濟綫國軍進展迅速，[illegible]

中華工商專科學校招生啟事

本校應各方要求，除永嘉路原有校舍外，已於溪口路（即朱葆三路）另設分院，並定自本月二十八日起招收新生，[illegible]

董事長張羣 副董事長黃炎培 校長沈嗣莊

英蘇貿易談判破裂原由

馬里寧

寄望甚大

「眞理報」觀察家馬里寧，十五日發表專文，叙述使英蘇貿易談判破裂的原因稱：英蘇兩國代表在莫斯科舉行的貿易談判的破裂，英國報紙曾加以熱烈的評論，而這是毫不足怪的。[illegible]

不肯修約

片面義務

唯美是瞻

蘇聯「新時代」雜誌
新聞自由論

自由的價值

美國阻撓

爲人民服務

否決蘇提案

自由在蘇聯

缺乏責任心

本市新聞

外匯平衡基金會成立
外匯市價昨日公佈
買進三萬八千五 賣出三萬九千五

〔本市訊〕外匯平衡基金委員會業於昨日在中央銀行正式成立，該會主委陳輝德氏因公留青，暫由央行張總裁代表主持，委員徐柏園、沈熙瑞均到會，並於上午十時召集原有二十九家指定銀行舉行會議，計到交通、廣東、華比、浙江實業、中農、匯豐、國貨、莫斯科、衛德、華僑、中信局、中國、花旗等廿九家代表，由張嘉璈、徐柏園主持，首由張總裁說明政府改善外匯管理辦法並報告三點：（一）希各指定銀行徹底與中國政府合作。（二）各指定銀行遵守一切公佈之辦法。（三）所有廿九家指定銀行，將重行規定明（即今日）起重行申請，審核標準將以（一）經營外匯歷史，（二）過去協助政府程度如何，（三）是否遵照政府法令等三點爲標準。張氏報告畢，即有陳長桐代表致答，表示絕對擁護政府施策，張氏旋與徐柏園先行退出。

對於匯市價格交換意見，於十一時三刻將所擬市價由陳氏報告平衡基金會，當由張氏主委，徐柏園、沈熙瑞等三人，一致同意加以核准，於中午公佈市價，爲買進三萬八千五百元，賣出三萬九千五百元，對美金一元，英鎊計算則以美金三元二角折合一鎊。

是對於匯市價格之核定必須三位一體，即每一市價之核定須由三人完全之同意，該會並擬聘請顧問，以便諮詢，至於一切事務之推進，均由央行執行，如非指定銀行而經營外匯，則處五年以下之徒刑，並逐該會昨已在央行開立專戶。

新匯率政策公布後
經檢會報決議三點

〔本報訊〕本市經濟檢查會報爲配合中央公佈新匯率政策，特於昨日上午在市府會議室由市長親自主持召開會議，該會決議三點：[illegible]

輸出入管理會今正式成立

銀樓業請求更變飾金價

國防部選用後方失業工人

地檢處派員調查行總貪汙舞弊案

中信局配人造絲
決維持原有評價

綜合所得稅十月間開征

陳述轉業困難

技術人員審查會昨開第九次會議

解聘教員可望復職
請願代表滿意而返

〔本報訊〕市小教職員聯誼會、市校教師福利促進會、維護教師權利聯合會、上海市教育界職保聯合會等四團體代表十二人，及被解聘教師代表五人，於昨日（十八日）上午十一時，前往教育局請願，[illegible]

新生

正名妙用

莫干

聽說先秦諸子，主張雖然各異，却都用力於一個相同的工具，那就是「正名」。自然，爲着思想的正確表現，必得在文字上用功，爲着文字的正確表現，又必得在正名上用功，那也正是人類無可奈何之處。然而我們的孔老夫子，却把「正名」之效，特別誇大，以爲事之不成，無非由於言之不順，而言之不順，則就由於名之不正。這種說法，即使應用「正名」之道來論，也不免於以小喻大，犯了不周延的毛病。因爲鳥獸草木，並無言語，更無論順與不順。言旣沒有，名又何從去正。那末，論理，事之不成，不必待言。然而鳥獸的飛走，草木的榮枯，正如孔老夫子自己所說的，不仍是「天何言哉，四時行焉」！這正可見事之成與不成，和名的正與不正，言的順與不順，毫無關係可言。

再把孔老夫子正名的綱目來看，無非是構成人類社會的五倫。在這五倫之中，除開朋友一項以外，其相對間的義務和權利，又都是不平等的。在這樣不平等的權義關係中，單靠人造的「正名」來維繫，而欲使之和協無間，簡直可說是違天逆理的。依我說來，臣之屬於君，子之屬於父，妻之屬於夫，弟之屬於兄，自有其天然之勢，這從有了人類，直到孔老夫子「正名」以後的現在，這個勢還是一直存在，即使以後，也恐怕還要或多或少的殘存着。然而維繫着人類的，却決不是這個勢，怕只是他老人家所賦予朋友之間的美德——信。因爲在他未正了名以前的若干萬年中，人類就一直在事中生活，而又學習着言，固然是人類所學習的科目之一，却決不止於言這一科目。而在他正了名，作「春秋」以垂後世以後，人類在他所注意的這一方面，也不見得事之成功，即由於言之通順。因爲要父親擁護却擁的，要皇上明詔頒讓的，要阿哥廢退的，要丈夫入幷的，他們都照樣成了事。不但成了事，甚至有把事業傳之子孫，直到幾百年之久的。這就可見名之正不正，與事之成不成，不但毫無關係，有時甚至還是相背而馳的。

不過，要說正名毫無用處，那又並不盡然。譬如當街相罵，你不先讓寧人，把對手加以爛糊婊子之名，你自己便有被名爲爛糊婊子的危險；那就因爲行人是往往並不査問名實是否相符的功夫；而被名爲婊子的對手，也會暴跳得七巧生烟，因而就此氣破了肚皮。退而言之，即使像阿Q之流，一旦做了別人的父親，自然也就有教訓兒子的權利。所以正名一事，雖爲亂臣賊子所惡，却也被爲君爲父，爲夫爲兄的人所歡迎。甚至罵街潑婦，以及想過過老子癮的阿Q之流，也莫不沾到一點便宜。何况爲臣爲子爲弟的，到底也都有做君父的希望，而爲婦的也可以有生出兒子，手握龍頭拐杖的一天，爲臣爲子爲婦爲弟時，固然有些吃不消，但好日子正在後頭，何妨吃得苦中苦，且爲人上人。孔老夫子的所以在中國屹立兩千年而不僵仆，其故就在於此。

只是人類的眼睛，所看見的，往往不只是自己，而常是自己身邊的別人，更不只限於虛名，而是確確切切的實利，因此一切以勢爲依據的個面權義，常是自動被動地在轉變，一個萬世一系的日本天皇，倘且就要從寶位上掉下來，何況祇靠口舌咀人的街邊潑婦！

懷念中的北屋

烈非

前年冬天，我們把一個破廟修理了一番，作爲擴大的新校舍，搬進去的時候，他們分配了一間朝北的房子給我，才進去時我很不高興，原因是：一、朝北，冬天很冷。二、南北二面都是木窗，關起來光線沒有，開起來風太大，吃不消，三、屋頂太舊，雖已修過，仍是很多縫。外面一刮風，灰塵就滿屋飛舞，下雨似的，下得舖上桌凳上全是灰。

無論如何，我總是要在這屋裏住的，我只得自己想辦法。第一，床舖放在北窗下。第二，寫字檯放在南窗下，將北窗乾脆封住，找了些花花綠綠的儷儷紙貼在每一條縫上，木板窗變成了花格子窗，第三、設法找到四塊八寸見方的玻璃，釘在南窗上，這樣，南窗的上半是木板，下半是玻璃，射着到寫字檯上的光綫也足夠了，而且冬季的上午還有陽光從南窗進來，這樣，我這朝北的屋子就算佈置好了，我叫它作北屋。

每天吃過早飯回屋，太陽就爬上了南窗，冬天很少南風，我索性打開窗子，讓太陽大大方方的照進屋子，整個上午，除了出去上課，我就坐在桌前看報，看書寫東西，溫暖地，靜靜地做工作。太陽光從東邊慢慢移過來，到正南，再到西南邊去時，屋子裏就變得陰暗了！下午二點鐘以後，如果一個人坐在裏面，就會覺得這屋太大太空，又太高。冷清清的，門縫裏有悉悉的風在偸變，屋頂縫也有風吹下來，甚至南窗縫裏，似乎也有風，處處來風，恨不能把身子縮得更緊一點，寫不到半小時，手就凍得握不住筆管。好在才修過房子，牆外刨花，碎木塊有的是。這時我匆匆的去抱了一大抱進來，生起火來。木花不怎麼乾，不易着，我就伏在地上吹，滿屋烟霧迷漫時，隔壁寫着油印的大周先生，少周先生就要叫了：「李先生，我們這裏都在哭了，」正在這時，火「烘！」的一聲，劈劈拍拍的燒起來了，我就拍去了一頭一身的灰，叫他們過來烘火，他們又叫了幾個沒有課的先生，一起哄進來，頓時，條凳上，椅子上，舖上都坐滿了人，火堆上伸滿了脚，這屋子現在不但充滿了熱，而且充滿了生氣。大家無所不談，無所不笑。有時偶會從南窗口上喊賣花生和糖的老頭子作成他的生意，「你請客！」「小周請客！」嚷成一片時，他總不會空手走開去的。花生吃完，火也燒完時，大家又一哄而出，各人回各人的位去了，這時候的我，混身都是暖和和的，再着未盡的餘火，寫上一、二小時才去吃晚飯，一點不覺凍手。晚飯後，白天的大人就換了一羣大孩子。三三五五的同學要光臨我的北屋。他們要問些白天不懂的問題，要解決些小小的糾紛，要弄淸一個辯論了許久的問題，最後是爲了要在我屋裏烘烘火。現在我不用自己去拖刨花，也不用自己吹火，他們七手八脚的就把火引着了，有的人坐下，有的人可坐不定，指手劃脚，要與我辯論他自以爲是的問題。問題是越談越多的，一直到熄燈鐘打過，他們還未盡興，我只好下逐客令，叫他們明日請早，然後把餘火熄掉，打去滿床的灰，熄燈睡覺。

春來了，我將北窗的封條撕下，一打開，屋子裏特別的亮起來。窗前的石榴樹，已是綠葉成蔭，漸漸的，火紅的花一朵朵多起來，點綴在綠葉叢中，引來了許多蜜蜂，南窗外是一片綠色的麥田與瓜田，南風從南窗進來，帶進些青草和野花的香味，又從北窗吹出去，使屋裏空氣非常淸新。北地是冬季長，春季短的，很快夏就來了，現在大家都趕到我的北屋來，南北對峙的窗戶使我屋裏的空氣，總是對流，隨你括什麼風，總會括進我的北屋，我將書桌與床舖的地位對換了一下，桌子靠着北窗，從早到晚都晒不到太陽。南窗的玻璃上貼了三張綠紙，抵擋住那可畏的夏日。上午是較淸靜的，暑期工作者都出去工作了，我就獨坐看書或與個別同學談談。吃過午飯，太陽已從綠紙糊的南窗前過去，我就打開了二面的窗，睡一個涼爽的午覺，到下午，北屋的客人就多了，暑期工作隊要借我這裏檢討工作，招生委員會要借我這裏開會，可愛的風兒幫助我迎送往來。南窗的賣花生老頭改了行——賣瓜，也常幫我招來許多客人，他看見有客就說：「先生！這瓜雪甜的，嚐嚐看！」就在這雪甜的時候，瓜的季節過去了。

如今，我是擠在這個三層樓上，朝東南的小房間裏。四只床舖，桌子和衣櫥塞滿了這房間，要側着身才能走動，屋前對着一條臭河浜，括東南風時滿屋是臭，括西北風時這屋沒有份，這屋是沒有北窗的。

報上預告着今夏將奇熱，我就担心事了。六、七個人擠在這一小間屋裏過夏，怎麼過呢？預告過的終於來了！接連着幾天都是九十八度，九十九度，九十九度九，差一點就是一百度。我可眞夠受了！祖母嘮叨着東西太貴，失業的父親苦惱着，弟弟在和鄰家孩子打架，小孩子熱得發燥，而我，是過着無聊的家庭生活，天天是不知所以的忙着，忙那些而且，一早上直到午後二點，陽光逗留在房內不肯出去，他是故意在多人，一到下午，晒得熱透的屋頂上的熱氣開始下壓，無形的，但似有千斤重的熱氣從頭頂上下來，壓得人胸悶，頭腦裏，一粒粒的汗珠從毛孔裏擠出來，擠去了又馬上擠出來，到三四點鐘時，我就昏昏欲睡了。每天二十顆仁丹成爲必修課。晚上，許多人都坐在路上納涼。但是路上已坐滿了人，大門外的地位沒有份兒，屋頂上的熱氣可還沒有完，屋裏的熱氣還透不出，蚊虫青虫繞着頭臉在亂飛亂撞，搞得人疲倦而頭昏。可是睡不着，聽着鐘打一下，二下，三下，到四下時，淸晨的涼意隨着露水而來，我才開始入睡。電車聲，偸馬桶聲，夢正甜時，一叫賣聲，太陽又在爬起來了！

天公有美意，熱了幾天，打起雷，括起風下起雨來，括的是東北風，我們這屋裏沒有份，依然悶熱。加上下雨前的低氣壓，胸口更脹，雨下大了，空氣淸新了些，胸口也輕鬆了些。可是忽然，雨戛然而止。太陽又高掛起施威虐了！

噢！我不由得懷念起我那可愛的北屋來，那有着南北窗的北屋多涼爽啊！它是完好的存在呢？還是毀於美國的炸彈了？還有那賣花生的老頭子，可跑反去了？石榴花該又紅了，沒有同來吧？那些與我在北屋同工作同歡樂的朋友們，他們必在各個角落堅強的鬥爭着，與以前一樣的歡樂吧？我要同去，同到我那涼爽自由的老地方去！

釣醉蝦

湛風

『除非老勿死年紀眞當活在狗身上，以前多少次取締，校長總是笑嘻嘻，半眞半假，第二日就當眼睛花，讓他去『坐』明朗，問伸情幾個人，還有啥道理。』

余鷄毛押着的一位，忽然用一種很堅強，很宏亮的聲音高叫道：『假使他明朝勿幫忙的話，我以後眞當嫲做他客氣者。』他說到這裏禁不住笑了：『明朝當時就把他「取締」，全部天兵將就此領到這裏來。』他笑得意極了。『這勿是我手段毒辣，怪他先勿講交情。』

事情就這樣決定。校長先生貴人多忙，說畢就走，（這是他這學期裏面，第一次爲學校奔走）臨走時候，得意洋洋，揚言『借兵』去了。

當天下午，這保國民學校的全部停頓起來，大掃除把每個教職員忙得滿頭大汗，連平日從不被人看見一眼的屋角裏櫥櫃下的塵埃都搬出來了。大掃除旣然已經完畢，晚學也就提早發放。吃過晚飯，兩位先生仍置身在緊張的空氣裏，一位去檢閱了一遍散貼在各處的標語之後，發覺那些本來是屬於極優良品性的，現在有不少變成不優良了，譬喩有一張上本來寫着『我不隨地吐痰』六個大字，如今遭剩了下面四個，標語的上半截被風吹雨淋，不知飛到何處去了。其中有一張頂可笑，原標應該是：『我對師長同學敬愛，親愛從不怒目而視』，砍頭和腰斬的結果，成了『對師長……：怒目而視』，這位自己身爲師長的先生，看見了這個，覺得非重寫幾張不可了。這工作使他足足忙了大半夜。另一位當然也不會早睡，他忙着補增所有的『教學週錄』，不管三七廿一，四七廿八，上面預定教材一欄裏，旣然逐格逐格寫下了『莫大心血灌溉』『造好』了，那麼下面實際教材的每一格裏還有什麼理由不趕快寫上『同上』的呢？他同樣也忙到深夜。

疲倦爲他們縮短了到夢境去的路。但是夢裏仍在爲防備督學來臨而忙碌着。

黑夜過去，又是白天。

兩位先生起來得比平日略早些。早晨第一件事，是各以自己爲督學的身分，借用督學的眼光，借用督學的姿勢，在校內兜了一轉，覺得大致上找不出毛病了，就坐下來，談那個教師老勿死。

『要是兵馬借勿到的話，自己一共辣朗朗的廿幾個嘍囉，』說到這裏他搖搖頭，搖頭的時候眼睛無力得幾乎要閉上了：『在督學面前眞是坍台。』突然，他記起什麼來了似的，問另一位道：『在紙面上我們不是有三學級五教師嗎？』另一位對三學級五教師的問題，不作任何回答。默着有如默認，兩者原來就是孿生兄弟。他却詳盡萬分的解釋了對方所說的『坍台』。讓我仰仗一大機械的數目字。他以得五十分（距及格還差十分）的冷漠口氣說：『我的台背坍；』接着是剛及格六十分的：『儂讓見氣；』再加十分，現在是七十分了：『儂的台也背坍；』八十分是『就是校長的台也背坍。』最後是得九十分的滿是驕傲的口氣：『別人都背坍台，鄉長的台也背坍啊？』相隔有三十秒鐘，他恢復了普通說話的語調：『依我看來，「兵」是一定借得到的——』

「兵」眞的借來了。正在說話的高興得忘了把話說完，正在聽話的也同樣高興，恨不得把已聽的話全數倒出來還給說的人，一齊趕忙跑過去『迎師』（可不是歡迎那位藝師，）兩位世故極深的先生，這時驀地變成了兩個懷常天眞的孩子，大聲對自己的校長連呼『好，好』，要不是在二十幾個小孩面前，我相信：這二人也許會手足舞蹈的。狂喜之下，當然也就免不了和藝師客套幾句。（二）

請人人推薦提倡

駱駝金筆　CAMEL Fountain Pen　式樣新穎　堅固耐用　各大書局文具店均有出售　上海駱駝金筆製造廠出品

高樂金筆　長壽牌　空前創製　保用終身　行銷全國　為君珍視　Carol LIFETIME　高樂筆廠出品　上海南京路慈淑大樓八樓一〇八一號　電話九五二九二　各大書局文具店均有出售

介紹國產優良金筆　綠寶金筆　「透明金筆」　美觀絕倫　經濟最宜　Green Spot　本外埠各大書局文具店均有出售

黑母雞

郭列斯基著　帕然譯

—俄羅斯童話—

再版出書　售三千五

時代雜誌

第七年第三十二期　業已出版

夾擊中的工黨內閣（國際一周）　莫朵
血的教訓（帝國主義日本投降兩周紀念）　達爾萊
中蘇友好同盟條約——遠東和平安全的保壘　符拉其米洛夫
關於草擬對日和約的問題　皮傑爾斯基
日本——「美國第四十九州」　葛羅米柯
最後勝利必屬於我！（希臘民主軍領袖蘇維埃·雅各里斯的公開信）　勿佳譯
蘇維埃知識份子的面貌（論「知識份子在蘇聯」之四）　伏柯夫
談蘇僑歸國（下）　南民
環繞英周圍（上）
「俄羅斯土地」第三篇　N·米哈伊洛夫作

本報七月份合訂本發售　每册定價一萬五千元

新園地

（每逢星期二、五出版）　第五十二期

被放逐的人民藝術家

——擬牛郎織女的故事——

淑子

趕着拖犂的牛，牛郎在大地上犂下一道一道的田畦，他創造了質樸，細緻的，充沛着力的綫條。這些綫條，構成了美麗的規律的地面，人民在這地面，栽植了穀物，森林……趕着拖犂的牛，牛郎在大地上犂成一道道蜿蜒的河流，引來海洋的水，造成光的明暗和多彩……

享着這藝術的果實，飲着這藝術的泉源，人民在智慧中生長，人民創着自己的世界……

神在地面上被驅走了，野蠻和愚昧在人間被驅走了。

失去了世界的神大怒，佈暴黑雲，用箭似的交織的暴雨雙擊着大地，而且狂呼雷霆的轟響：卑賤的人子，誠然你們創造了綫條，但那是多麼粗陋的，鄙俗的綫條，你們那裏知道天上的如此纖細，溫柔的綫條——你們那裏知道天上的藝術？看下降的雨吧！它比你們的藝術高明萬倍！

人民驚惶了。

牛郎的妻子——織女，用人民的勞作物棉花在她的織布機上織成了柔軟的綫，和這些綫的和諧，這些綫的和諧的藝體。當人民披着這藝術的光輝，自由的在大地上工作時候，天上的神羨慕得遍到無人見處去了。

然而頑固而且兇殘的神們在天上召集一個會議，它們決定要懲罰人民的藝術家——牛郎和織女夫婦，因爲他們的創作使人民在愚昧中解放，而使神們失去大地的統治。

牛郎和織女被捕到天上了。首先，神們向牛郎審問：用什麼魔鬼的法力？你的藝術使大地上的人民成爲叛逆？

因爲，我的藝術是在大地和人民中生長的，是爲人民和大地服務的，是建設大地和啓發人民的智慧的，因此得到人民的愛而屬於人民的，而你們麻醉和宣揚專制的東西就必然失去在人間的地位了，牛郎這樣回答。

暫時抑下激狂的憤怒，它們又審問織女。

織女這樣回答：我的藝術不但是美的，而且是有用的，不僅爲着欣賞還爲着服役於實生活……

神們驚駭而且狂吼了。於是，把牛郎和織女放逐到銀河荒寒的兩岸去，牛郎在河的這邊，織女在河的那邊，而且僅允許每年七月七夕一次會晤。每當相會的時日，牛郎和織女，總將惜別的淚水灑向他們會在那裏生長的人間……

神早已過完它們的時代了，但人民的藝術萬古不朽。

敬禮，印度尼西亞！

高蒙

一．

敬禮，印度尼西亞！
當初
是要淋落的；
好，印度尼西亞：
殖民地
是要反抗的！

二．

弟子們
是要成長的，
十八世紀的殖拳，
不要想
凌辱廿世紀的人民！
今天
翻騰在黑色的烟霧，
年青的，年青的印度尼西亞
挺立在太平洋的波濤！
不要「憐憫」，
不用「同情」
高貴的老爺
喝咖啡口「尖頭饅」！

三．

太陽是怎樣熱烈地發光，
印度尼西亞
是怎樣熱烈地反抗！
敬禮，印度尼西亞！
旋轉在
披肝瀝膽的瘋狂，
戰鬥，冷靜地戰鬥！
我，中國的青年
從陰霾和陽光的交響，
向你
致同志的敬禮！
敬愛的同志
你們是不孤獨的！
一顆汗
是沒有光亮的，
一枝軍號
是不會雄壯的；
用心聆聽吧
同志
從亞細亞
從歐羅巴
從美洲
從紐約
從紅色的莫斯科
哩，還從海牙，
千萬顆眼睛閃光！
千萬支憤怒的歌唱！

四．

讓裂嘴裂牙的財主們，將軍們
使慘地獄息吧，
讓穿燕尾服「自由主者」們
裝腔作勢地「遺憾」吧，
我深深理解
希望在鬥爭！

五．

希望在鬥爭！
要澈底的勝利！
同志，
我以負傷的手，
向你緊握：
要澈底的勝利！
敲碎一個個虛浮的夢想，
還有「諾言」，那彩色的肥皂泡，
沒有恐懼的！
把手榴彈，
也向覺兒的鶴奔者的吉普卡車
過去吧，
我們，
在花旗牌鋼鐵的干涉下
一樣生長！
同志，
世界還不够富饒，
需要澆溉！
月亮是不能發光的，
沒有鮮血——
沒有響亮的希望！

六．

苦難就是希望！
這不是獻問，
親愛的同志：
四萬萬四千萬顆心的擁抱！
四萬萬四千萬枝槍的合唱！
敬禮，印度尼西亞！

八月，四七年，無錫

星

馬千

星，
在每天夜晚
都閃耀着金光，
在星的金光底下：
孩子們能快樂地捉迷藏；
年老者能悠閒地說他們的故事；
姑娘們也能悄然的紡着棉紗；
所以，人們都愛星！
——愛星的活潑；
——愛星的金光！
因爲，每個人都感到黑夜的難當。

「喜臨門」

——失業中生活之一——

丁濤

雖是一幢小小的木板樓房，一共也住上了五戶人家。但竟有四戶人家的主婦的肚子卻都是大大的了——房東的太太，隔壁前樓的王師母，後樓的毛阿姨和我自己的黃臉婆。除毛阿姨外，其餘三位的時間也都是差不多的。

因爲，這房子的由茅屋改建成今天的樓房，時間還剛剛只有一年，房客們搬進來也都不上十月到八月。因此在好久以前，就由房東太太的唱導，把大家有「喜」了的事情談得歡天喜地——我們却除外，時常推算着年，月，日，猜測着男，女。更由房東太太的主意，稱呼我們這裏是「喜臨門」了。

房東江北人，是染織工廠的領班，卅五六的年紀，房東太太的年齡也上卅來歲了。他們只有一個贅小囝子，戴銀項圈，名字叫毛頭的女孩子。房東一個月的工資收入是很可觀的，又加上每月有二石多米的房租。當主婦在發覺了自己有「喜」了後，魚呀，肉呀，蛋呀的，像早在注意她和孩子的營養了。果然，在兩個星期前，她生產了，是個男叫小寶寶。因此，我們不僅分得了八個大大的，紅紅的鴨兒蛋，最幸運的是：房東的臉孔上老是堆滿了笑，房東太太呢，自然終日躲在房間裏了。於是，我們已過期了的房租，直到今天還沒有像過去一樣兒辣的來逼着向我們要！

隔壁的王先生和他的師母，年紀都在卅上下了，同道工作在一個樓間廠裏。房內所有的一些傢俱，全是新式的配備。不時沒有聽他們說過有孩子，照往常的生活舉動看來，即使在鄉下也是不會有後顧之憂的。鶯呀燕呀的，也時常滿屋子給燒得噴香噴香的。他倆總是早出晚歸，卿卿我我，有的盡是安定，喜悅，安樂。

大概也是差不多了的時候吧，王師母已早在半個月前不上廠去工作了。除了開時候得以前那種香呀香的外，在她的小菜籃中經常可以看到很多很多滿紅滿紅的番茄帶回來。

後樓的毛先生是一家機造廠的技工，起初是攜着一個小的——姘婦同住着。五個月前，現在的阿姨——我們都這樣稱呼她，攜了兩個三歲和五歲的女孩子從寧波趕來了，逐出了小的。一天到晚可以聽到她的嘻嘻哈哈的饒舌聲。聽說：她也有「喜」好幾個月了。

現在，該輪到我自己的黃臉婆了。現在是更加名符其實了，手酸脚軟，胃口不開，經常自語着。尤其是每當輪着夜班工作後回來。

常我們也發覺有了「喜」後，曾相互間默默的盤算過一個時期的，她曾堅決的主張要設法拿來「打」。這樣做不是危險嗎，太殘忍嗎？況且我們的孩子也不算多呀（？）！好在離開這個「時候」還有一個時間哩！給我勸阻了！

祖父是獨子，父親也單丁，輪到我，結婚才五個年頭，卻已有二個男孩子了。長得都很大，活潑，着實可變。五歲的孩子留在鄉間母親的身邊，聽說他已懂得拒絕他的爸爸和媽媽的我們回家去了，原因是我們常要拿他身上來做出氣筒。二歲的倒是每月付三斗米寄養在鄉村的一個農家裏。儘管我母親的口裏和信上，時常嘆出年紀太大了——明年六十歲，沒力氣追趕七八時常在外「討野債」的孩子！——其實她是親愛得一天也少不了她的——和担心不過第二個孫子的每月的三斗米。但當她老人家知道她的媳婦兒又會添孫子的消息後，她就一再有信來囑咐我們要注意她的身體，並且還說做產到家裏去，使她好放心。

現在，離開這個時候——做產已不遠了，大約在九月中。「做產在上海呢？還是到鄉下去？」這個問題已是近來幾個關心我們的朋友們所時常問的問題了。本來，長時期的失業，使我們的生活更向困苦的深淵中沉下去了。「天」畢竟是不會「絕人之路」的，在三個半月前，靠了九牛二虎之力，她找到一個能有長期（？）工作的機會了。儘管工資是七折八扣，和物價的天天漲，但我們的生活究竟是「太太平平」的挨過來了。

上海的絲織工廠，據說在七八二月中，一向本來是個營業清淡的季節，在今天這個多難的年頭兒，自然不會例外了。早在半個月前她工作的廠裏，暫時宣告全部停擱了，據一般的說法，開工的日期最少也在半個月之後。

照原來，我是打算在她工作滿七月份或到八月半後，搞一點錢送她回鄉下去的。雖然在上海做產比較安全些，但鈔票究竟是到鄉下去省得多了。何況將來孩子出世後，仍舊免不了把他送回鄉下去呢！這，已成幻想了。

有人提議我，橫直是閒着沒事情，不妨早點給她回鄉下去。可是，需要一筆川資——十萬元，更嚴重的是我沒有法子籌一筆幾個月的安家費用哩。那末等着開工了吧，最多也只能工作了半來個月了，不然的話，日日，夜夜，一天十二小時的工作，來去還得跑上七八里路程，自己想想也心酸醉了！生產費用呢，那還是以後的事哩！

古話說得好：「船到橋頭自會直」，現在，所唯一新望的是將來孩子的出世是個沒有氣的，或竟患了臍瘋症而很快的回他自己的天堂去。她時常這樣同我說，我也和她一般想着！

「喜臨門」啊！我是瞞過房東的太太，隔壁的王師母，後樓的毛阿姨，已偸偸的把「喜」字換上一個「悲」字了！

謀事在人·成事在筆

俗有「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之說，「在天」二字，虛無縹緲，此種命運論調，已不合潮流，且消沉人們意志。當茲人定勝天時代，應該改爲謀事在人，成事在「筆」才對；雖一支筆之微，其助人經營事業，厥功殊偉。「關勒銘」金筆，以品質俱優，故能書寫流利，爲學商各界所樂用也。

選擇自來水筆，惟有指定「關勒銘」保用金筆，方能迎合君之理想，以其具有二十年之歷史與信用，足資保證書寫流利而滿意。

各大書局文具公司經售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三七九弄十二號
電話：九二八八九
（特闢郵購部忠誠服務）
說明書函索即寄

關勒銘　保用　金筆